

《秋菊打官司》 原作者最新作品

荣小姐转过她的美丽的身姿，嫣然一笑。

她说：“现在，你相信了吧？”

她称这是惯例，每一次，每一起绑架，都是由她亲自动手，最后收拾残局。

她说自从杀了第一个人，就是作践他的那个商方嫖客，再也刹不住车，再也管不住自己了……

陈源斌罪案小说精选

刑警故事

陈源斌 著

昆仑出版社

刑警故事

陈源斌 著



昆仑出版社

陈源斌罪案小说精选

刑警故事

陈源斌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刑警故事/陈源斌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5

ISBN 7-80040-633-4

I. 刑…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2315号

书 名: 刑警故事

作 者: 陈源斌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装帧设计: 多伶平面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10100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633-4/I·471

定 价: 18.00元

作者简介

陈源斌，1955年出生，安徽天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知青、邮局职员、兼职教师、专业作家、省文学学院院长、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现系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一级作家。1980年迄今，在北京、台湾、罗马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和小说集24部，约500万字，曾获《青年文学》、《萌芽》、《上海文学》、《莽原》、《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奖以及安徽文学奖和中国庄重文文学奖。

小说《万家诉讼》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拍为电影《秋菊打官司》，“讨个说法”已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

据小说《杀人有罪》改编的长篇电视剧正在拍摄中，并曾被新闻媒体誉为“中国版《沉默的羔羊》”。



目 录

■ 杀人有罪	2
■ 刑警故事	56
■ 出手	130
■ 重现江湖	176
■ 到处都是谎言	210
■ 披着狼皮的羊	254
■ 后记	303



杀人有罪

天色好一些了，苏浦生睁开眼睛，光线从西边窗户射进来，照得床后一片空隙更加阴暗。他听见外婆还在叫：“未儿，你醒醒啊。”苏浦生说：“外婆，你别叫我未儿好不好？”外婆说：“未儿，你醒了没有？”苏浦生碰碰门说：“我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未儿。”外婆问：“未儿，你醒没醒？”苏浦生把门使劲一敲，说：“别叫我未儿，我有名字的，叫我苏浦生！”外婆侧耳听了听，说：“未儿，你醒啦，手脚加快些吧。”

苏浦生穿好衣裤，看着在外屋摸摸索索的外婆说：“外婆，你倒说说，什么时候我才不做这个梦呢？什么时候别人才不叫我的小名未儿呢？”外婆说：“未儿，我听见你在说了，你说什么呢？”

苏浦生拿眼看着半明半暗的屋子，单人木床依旧顺着东西方向斜放着，靠窗还是半截头桌子，隔着床后一小片阴影，就是朝南开着的小门。这是借着一楼阳台砌成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他从医院出生后不久，就被送进这里躺着。后来每次回上海，他都睡在这间屋里的木床上。大人们在这间屋里给他起了小名，“未儿”“未儿”地一直叫到现在。也是在这间屋里，他第一次做了那个梦。从此以后，这个该死的梦跟该死的“未儿”小名一道，不论走到哪里，都死死地缠着他。

他穿过十二平方米的正屋，走进过道兼灶间，大门与正

屋之间有道门,里面是窄小得连身子也转不开的卫生间。他洗漱好,回到正屋,外婆睡的那张大木床现在紧挨北墙放着,靠床是褪了色的矮柜。过来是吃饭的桌子。老式五斗橱移到了西墙这边,上面是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再上面是缀了黑布的镜框,里面的老头是他的外公。苏浦生看看镜框里的外公,再看看在屋里走得摇摇晃晃的外婆,外婆朝他眯着眼睛瞅着,把耳朵往这边侧过来,仔细听着。

苏浦生说:“外婆,看样子我是得找个地方看一看呢。”外婆说:“人家正等着你呢,你手脚快点,这就去吧。”苏浦生说:“我不是说去聚仙楼酒家,我是说找家心理诊所,找个心理医生。我看到报上登过文章,说过这种事情。”外婆瞅着他说:“我晓得未儿你在说,你就说吧。”

外婆凑到跟前,提醒道:“好啦,未儿,你说的我耳朵听不见,心里都晓得。你听我一句古话:‘世上都是不如意的人。’你这个又算个什么呢?事情过去就算了,你也该把心收收,安定下来了……人家等着你,别忘了!六点半钟,军工路518号,聚仙楼,王老板……从上定线摆渡,几步路到了,你这就去吧。”

2

苏浦生从定海路右拐上了黎平路时,有一滴凉飕飕的东西跌进他的脖子里。他猛蹬几脚,擦过设在路边的警察岗亭,天上又掉下一个大雨点,这次直接落在他面前的马路上,将厚厚的尘土砸得四散溅开。他一鼓作气到了聚仙楼,支好车子,进门一眼就看到了忙碌个不停的王老板。

王老板过来说:“上次跟你舅舅讲是六点半钟,你很好,很准时。嗯,我还记得,你叫未儿。”苏浦生说:“王老板,未儿是我的小名,我的名字是苏浦生。”王老板说:“你舅舅不是外人,叫小名亲切,我们就叫你未儿吧。”

苏浦生咽口唾沫,看见王老板比上次见时好像高了一些。老板

娘也往这边来，穿了一身鲜红，显得矮了胖了，脸上倒还是一团和蔼。老板娘说：“现在吃晚饭的人吃得差不多了，八点钟的夜宵还早，不算太忙，你先把环境熟悉熟悉，跟大家也认识认识，回头我们还要谈一谈的。”

苏浦生看了看大厅，大大小小十几张桌子顺序放着，是供散客点菜用的。靠北边是一溜长桌，正中放着写有“盒饭专用”的牌子。这些桌子一律铺有洁白的桌布。所有的椅子都是高靠背的。大厅南头这边是用玻璃隔住的窗柜，明摆着十一二种冷盘，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守着。对面北头是一个吧台，里面白酒黄酒啤酒全有，还有饮料矿泉水香烟等等，也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守着。靠里这面墙上开着的几扇门，都是小包厢，里面不过是配了沙发、空调、卡拉 OK 之类，并不算很豪华。把厨房也看了一眼。再随着老板娘见人。女服务员一律二十上下年纪，穿着老板娘身上一样的红色员工服。男厨师都是老年中年，戴顶高帽子，跟衣服颜色一样雪白。都看过了，过来说话。

王老板说：“话对你舅舅说过了，还是要再当面对你本人讲的：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低是低一些，每月二百，中午晚上早宵夜三顿盒饭是我的。三个月过后，不出差错，你就跟别人同样待遇了。”老板娘也插说道：“这里地段不是很热闹，我们不做早点，只靠中午、晚上和早宵夜三档生意。这里中饭早是早一点，也得十点半钟往后才会有人，上班不用赶得太早。宵夜十点不到就收场，你回家不算很晚的。另外，你每月还有一天的休息——未儿，你从明天开始，九点三刻到，一定要像今天准时。”

苏浦生答应了，出门往回赶。天色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雨飘飘洒洒下起来。一路过去，光影稀疏，看不见行人。到黎平路一段，雨点变成了硬币大小，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把车子急蹬到路边的警察岗亭跟前，停下。拍了拍岗亭的门，里面没有回应。他伸头看了看，再看看瓢泼而下的急雨，往裤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岗亭门开了，苏浦生探身进去。他喘了口气，将湿透了的头发甩

了一甩，这时他的脸被什么东西蹭了一下。他转过身来，眼睛一亮，瞅见了挂着的那套警察制服。

3

张尉松开警服领扣，蹲身仔细看着。死者是个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嘴巴被黄色宽胶布贴着，脸上曾经有过极度的抽搐，眼睛里则凝固着惊悚的神情。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脚也被捆住。此刻这个年轻女人已成了一具尸体，成蜷缩状歪倒在地上。很显然，她是跪在自己的床前，被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往后猛拉勒断了气，再倒向地面的。

现场保护得很好，案发后还没有闲杂人员走进这套一室兼带厨卫的房子。闻讯赶来的浦东新区刑警支队技术员开始拍照，张尉起身走进厨房。里面没几样东西，右边靠东墙放着简易煤气灶，两只灶眼上分别是铁锅和汤盆。正北窗下是切菜的案台，挨排是一瓶酱油，一瓶醋，一塑料桶色拉油，两只小瓷罐装的是盐和糖。散放有一串辣椒，几头蒜瓣，几棵大葱。地下有两只水瓶，一只“热得快”挂在墙钉上。一切都井井有条，十分整洁。

张尉翻开手中的笔记本，找到“被包养的情妇？”一行红字，用力打了个叉。他用蓝笔在后面写道：“没有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迹象。”

他走进卫生间，目光从那些女性特征十分明显的物品上扫过，寻找放化妆品的地方。他找到了一瓶北京产的大宝 SOD 蜜，拧开盖子看了看，用得只剩了一半。旁边放着一盒沙宣牌洗发膏，他用手掂了掂，似乎没有多少分量。他回头朝房间里看了看，死者上身穿了一件褪色的红夹克，拉链半敞开着，里面是尼龙衫。下身则是同样褪了色彩的灰布长裤。他摇摇头，翻开笔记本，用蓝笔另起一行写道：“不涂口红，不描眉，不化妆，衣着朴素。”然后，他将原先用红笔写在这一页上方的“鸡？”，重重地打了个叉。

张尉在卫生间稍等了一会儿，那边终于拍照完毕，尸体也被搬运

走了。他回到房间,拿眼四处看着。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床的这一边靠墙竖着一架简易折叠式衣橱,里面几件半新半旧的衣服。床头是一张三屉桌,抽屉没有安装锁。桌上摆了许多书,有一只价格低廉的微型收录机。对面是一只旧木箱,放了厚厚一摞旧报纸,再上面是一台 21 英寸长虹牌彩电。

他看看笔记本,上面还剩有三行红字,分别是“因情杀人?”“报复杀人?”“抢劫杀人?”张尉把它们都用蓝笔画去了。他翻到空白的这一页,拧转笔芯,写下三个红色大字:“变态狼”。

张尉让笔停在半空,犹豫了一下,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问号。他把笔记本丢在床上,果断地打开了微型收录机的外壳,用鼻子使劲嗅了嗅,再伸进手指。他的手上沾了一些乳白色的液体。接着,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把梅花状螺丝刀,打开电视机后盖,他俯下头去,嗅了嗅,这次他没敢用手指,而是拿螺丝刀轻轻往里探了探,螺丝刀的顶端也沾有这种乳白色液体。他去了趟卫生间,将取来的沙宣牌洗头膏挤出一些在桌上,又把那半瓶大宝 SOD 蜜倒在上面,用手指搅拌了几下。桌上的液体开始变化,慢慢变成这种乳白色了。他低头嗅了嗅,又拿眼比较了一下它们的颜色,把头点了一点,松了口气,拿起放在床上的笔记本,画去“变态狼”后面的问号,加上一个红色惊叹号,又在下面画了两道横杠。

最后,张尉重新把每扇窗户查看了一遍,窗销确实都是从里面插上的,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他再检查一遍门锁,完好无损。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局:凶手跟所有的被害人都不熟悉,每次却都能顺利地登门入室,将主人残害在自己家里。这次稍有不同的是,凶手作案以后,把门重新锁好,带着钥匙从容离去。他不无疑惑地摇摇头,在本子上又写下一行红字:“变态狼:本次作案的入室方式?”

苏浦生喘了口气,将床下的纸箱挪出来。他用手往里面探了一

探,先摸出放在最上面的警帽,然后是警裤、上衣、束腰皮带。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摊放到自己的小木床上。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将警裤套好,系紧裤带。接着穿好上衣,仔细扣上纽扣。再接着是束腰皮带。他戴上警帽,稍稍整理了一下,用脚把纸箱推进床底,然后在床后面的这一小片空间里,挺起胸膛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

外面正屋大床上传来了外婆熟悉的鼾声,苏浦生绕过床头,从半截头桌面上摸到镜子,顺手将通向正屋的门掩上。小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并不担心。外婆眼睛和耳朵都不管用了,看什么听什么都是模模糊糊,可是她对强光还 very 敏感。

他转到屋的这一边,站好,左手举起镜子。他的右手是一枚挂在钥匙链上的微型电筒。他拧亮电筒,把黄色的光团打在自己脸上。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头像,熟悉的是那张他不知对着镜子端详了多少回的五官,陌生的则是嵌有庄严国徽和缀有金丝绒穗带的警帽。

他把光团往下打在自己的胸部,看到了佩戴在左边的警号牌,一共八个数字,除了一个“8”两个“0”之外,其他数字在镜子里都是倒着的。他凑近瞅了瞅,觉得最后那个“0”不怎么对劲,有点像磨损了的“6”。

光团从双腿滑落到脚上。原先穿着的运动鞋被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替换了。光团重新上移,这次他看到了白色的束腰皮带。他满意地笑了一下:有了警号牌和束腰皮带,这才是真正的在车来人往的大街上执行公务的警察。

他照了照肩头,上面三杠两星。这种衔位似乎跟他的年龄并不相符。嘿,管他呢,如果他是从初三考入两年制警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干到眼下这个年龄,佩戴这种肩衔应该不成问题。

苏浦生感觉自己的呼吸再度变得急促起来。他快步走到床的这一边,抓住朝南的这扇小门的握把一转,迎面一阵凉意从黑黢黢的小巷里袭来,浑身顿时无比的爽意。借着巷内的黑暗,他试了试想像中

的警察走路的样子，慢慢放松着自己。

出了巷口，不远处是路灯明亮的金桥路与浦东大道的交叉口。苏浦生很快在一家超市的大玻璃墙前停住了脚步。这面老大的镜子里站着正在执勤的警察，一米八三的头，笔直的两腿，瘦削的双肩，还有那张脸，年轻，英俊，威武。这个人他很熟悉，名字叫苏浦生，不是被一个老太婆“未儿”“未儿”整天挂在嘴边叫个不停的苏浦生，也不是每天从上午九点三刻到晚近十点在聚仙楼酒家端盘子的苏浦生，这个苏浦生是个威风凛凛的警察。

有人在嚷叫什么。苏浦生回转头来，看到有个人冲着自己把头点个不停。路边有辆灰蓝色的2000型桑塔纳出租车，驾驶室门开着，这个人似乎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有些不解地问：“你是在跟我说话？”

出租司机用手指了一指，苏浦生抬眼看到了闪烁着的路口红绿灯，出租司机说：“民警同志，真对不起，我闯了红灯，我知道自己错了。”苏浦生朝出租司机看看，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警服，又回眼看了看玻璃墙上映出的警察形象，他的嘴巴张开又合上了。司机继续说：“我这是侥幸心理作怪，以为这么晚了，你们民警都下了班，就明知故犯地闯了红灯——喏，我主动认罚，这是我的罚款。”

出租司机把两张十元票子塞在他手里。苏浦生站在那儿没动，出租司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他生出了一种怜悯之情。他下意识地往口袋里掏罚款单据。口袋是空的，他想了想，警服里原先装着的那本罚款单，让自己随手丢在床下的纸箱里了。他把二十元钱换用左手拿着，举起右手朝违章司机敬了个礼，吩咐说：“好吧，明天晚上，还是这个时候，还是这个地方，你来取单据。”

5

吴静怡弯腰在诊所门边换好鞋，站起身，有股湿热的气流一下子冲进了脖颈里，她全身皮肤一颤，随后感觉到了一阵急促的呼吸。呼

吸声又粗又重,显然不是助手小姚。她转回头来,有个人差不多紧贴在身后站着。

她往后退了两步,努力稳住神情,抬眼打量了一下。她有点意外,这是个青年,准确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一米八往上的个头,双肩瘦削,两腿颀长,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里有一种闪烁不定的光芒。青年开口说:“你很准时。你每天八点一刻到,另一位是九点半钟,你下班也比她晚三刻钟,六点半离开。”

青年略显年轻稚嫩的声腔里,带有一种像是从什么地方划过的尖厉哨音。她朝对方脸上看了看,习惯性地琢磨了一下这种声音,稍稍平静下来。很显然,对方是个需要帮助的患者。她微笑着招呼一声,试探着用和缓的口气发问道:“哦?你对我们诊所这么熟悉?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呀?你家住在附近?”

青年没有回答,径自往下说道:“我每个月有一天的休息。每天上午九点三刻之前我也有空。我先去了市区,把能找到的心理诊所,都跑了一遍。最后才是浦东。我隔着马路一眼就看见了你们的牌子,那天刚好出了太阳,上面‘上海浦东静怡心理诊所’几个字,清清楚楚。后来我来过好几次,总是站在旁边看,没有进门。”吴静怡一声不响地听着。青年继续说:“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诊所,你就是我要找的医生,所以进来了。”

吴静怡做了个手势,走进里面小间迅速换上白大褂,返回前厅。她又做了个手势,这次是请青年跟她走进咨询室。诊所租用的是一套一室一厅带厨卫的底楼单元房,面对马路的前厅做接待兼患者候诊的地方,正屋一隔为二,北边小一点的放衣物用,南边大一点的则是这间咨询室。阳光穿过窗户射得室内明亮,她拉上淡蓝底色的帘布,室内光线顿时柔和多了。她再次朝青年做个手势,请他坐到沙发上,自己隔着桌子也坐下来。她拿起笔,翻开专用咨询簿,尽可能用温和的目光扫视着青年,说:“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吧。哦,对了,首先我们得例行公事登记一下,你的尊姓大名?”

青年在沙发里好半天没有吭声,她注意到对方脸上犹豫不决的

神情,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青年从沙发里站了起来,问:“我必须告诉你我的名字吗?”吴静怡说:“请相信,我们会严格为每一个患者保密的,包括姓名、年龄、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等等,以及一切患者要求给予保密的内容。”她停顿了一下,青年还站着,她从对方眼里看出了一些东西,接着改换口气补充说:“……当然,如果真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用其他办法代替。你不愿意登记自己的真实姓名?”

青年坐回沙发,把头点了一点,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小名,但是我不喜欢这两个字,我讨厌别人叫我的小名,不管是谁,我都讨厌。”吴静怡说:“好的,我明白了。”青年朝她看看,问:“这么说,我可以随使用一个名字了?”吴静怡肯定地点点头。青年又问:“用两个字的字的名字,行吗?”吴静怡又点点头。青年又问:“用一个字的行吗?”吴静怡把头点了点。青年嘴里嘟囔了一句:“用什么呢?”吴静怡建议说:“你不妨用你最想用的字吧。”青年苍白的脸上笑容一绽,再次问道:“那么,用不像人名的名字呢?比如动物,只要是我最想用的,也行?”

吴静怡看到了青年脸上躁动的神情,她想了想,依旧肯定地把头点了点。青年眼睛里突然光芒一阵闪烁,说:“大夫,你就登记这个名字……”青年喉咙里发出混沌的噪响,迅速说出了一个字。吴静怡抓在手里往纸上滑落的笔在半空中打了个停顿,一刹那间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说什么?”她感觉到自己作为心理医生,这种举动不免失态,她悄悄调整一下呼吸,平静下来,再度用温和的目光扫视着青年,想让对方紧张的情绪,能够慢慢松弛下来。

她的努力显然未能奏效。青年举起双手向她做了个扑过来的姿势,继续用带有尖厉哨响的声音说:“对了,一点不错,就是这个字——‘狼’。”

6

苏浦生走出街口,那边灯火明亮,灰蓝色 2000 型桑塔纳出租车